

# 深渊

张长怀





2 034 9061 3

# 深 渊

张长怀





## 目 录

深渊 .....	1
被盗的家产图 .....	104
一个死囚的自白 .....	138
爱的遗恨 .....	174
琴声播下的爱情 .....	191
魂断寒夜 .....	290

# 深 渊

## 第一章 湖畔情杀案

县公安局孟超元副局长，今晚应红旗公社革委会主任王林生的邀请，在影剧院陪新到任的马副县长，观看省京剧团演出的新编京剧《真假美猴王》。孟副局长本来就是个京剧迷，最爱看武打戏。据说这出戏的主角——孙悟空的扮演者，是很有名气的京剧界的后起之秀。他的精湛的舞台艺术，在未到来之前，已在县城煊赫一时了。今晚是剧团在这个小县城首次演出，戏票在三天之前就销售一空。再说，戏票是好友王林生送的，身边坐着的这位新上级马副县长，又是王林生的姑表兄。可以说，他今天看戏的兴致，是空前高涨了。

舞台上演员活泼娴熟的演技，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喝彩。当演到猪八戒力战群妖的热闹场面时，通讯员突然匆匆地走到孟超元的椅子前，低声说：

“孟局长，刑警队尹副队长请你回去接电话，有重要案情汇报。”

孟超元听后很遗憾地搔搔头皮，歉意地对身边的马副

县长说：

“失陪了，马县长，发生了案子，我只好先走一步了。”

“既发生了案件，何必客气，你先走吧。”马副县长把手伸给孟超元。

“老孟是个大忙人，他平时难得进剧院，这次为了你，算是破例了。”王林生说着也把手伸给了孟超元。

孟超元慢慢腾腾地走出剧院，站在台阶上，抬腕看看夜光表，此时正是九点三十五分。

深秋的月夜，笼罩着这座小小的城镇，那灰蒙蒙、萧瑟瑟的色调，使这座县城显得神秘莫测。

孟超元沿着通往县公安局的寂静的街道，迟缓地踏着自行车的脚蹬。然而，在他的大脑里，却装满了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妖怪、神仙的影子，那高亢优美的唱腔，也时时荡漾、回响在耳畔……

孟副局长回到局里，值班内勤报告：“今晚九时，红旗公社来电话讲：在龙王湖畔的凉亭上，发现一男一女两个尸体，情况不明。九点十分，尹副队长带两个同志乘摩托去了，刚才来电话向你请示问题。”

“去了三个人就行了呗！”孟超元很不耐烦地抓起了电话：“喂！你是尹队长吗？对，是我，你说吧！”

“孟局长，经过初步现场勘察，看来是情杀。但是，公社的干部都不在，只有一个炊事员老杨。你能找到公社领导一块儿来吗？摩托车已回去接你了。”

“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吗？”

“一个是团委书记葛秀琴，另一个是供销社主任陈少才。”

孟副局长一听两个被害者都是公社干部，感到案情重大。他暗暗思忖，局长、教导员都不在家，只有他一人主持工作，遇到这样的大案，不亲自出马，怕是不行了。

“好吧，我马上到现场去！”孟副局长放下话筒，心中觉得很烦躁，“情杀，又是情杀！……嗨！这些人吃饱了干什么不好，却跑去骚情！……”孟副局长粗鲁地骂着。

摩托车已开进了县局大院。引擎在突突地响着，驾驶员小李踩了“空档”下了车，就朝灯光明亮的值班室走来。

“家里还有谁在？”孟超元问值班内勤。

“只有新调来的许琛同志在家，可是他昨天才报到，还没正式上班呢。”内勤回答说。

“瞎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！再说他又不是新同志，这次抽回他来就是担任刑警队长的。快把他喊来，跟我一块出去。”

值班内勤出去不一会，许琛就来到值班室。这是个身材颇长，面容清瘦，三十五、六岁的中年人。

“孟局长，你找我有事情吗？”许琛探询地问。

“老许啊，我本来还想让你休息几天的，可是红旗公社发生了一起大案，局长、教导员又都不在家，人手不多，你今天就算正式上任吧。”

“什么时候行动？”许琛问。

“现在就去。”

他们走出值班室。孟超元跨进了车斗，许琛骑在后座上，小李一捏离合器，油门一按，摩托车徐徐开出了公安局大院，驶上了前往红旗公社的公路。

从县城到红旗公社十华里路程，摩托车风驰电掣，五分钟后就驶进了公社院内。

公社里的干部，下队的下队，回家的回家，进城的进城，只有炊事员老杨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没有出去。

刑警队尹杰副队长，听到摩托车来了，连忙从电话机旁站起身来，出门迎接孟副局长。

“公社秘书去哪儿了？让他把办公室门打开。”孟超元一下车就在院子里喊，他准备在这儿设临时指挥部。

“公社没有人，就剩下这个老杨头看门了。”尹杰回答说。孟超元听说没人，心里既纳闷，又生气：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，公安局的人来了一个多小时，竟找不到一个公社干部！

“全不在！……好啊！——简直是乱弹琴！……”他正在火头上，本想再骂几句，可一想，这里正是好友王林生领导的单位。只好忍住火气，掏出烟来，点燃后吸起来。这时候，老杨头凑上前去，解释道：“孟局长，李书记在地委党校学习没回来，刘副主任家里有病人回去了，王主任下午还在，后来说他有事进城了。”

“现场离这儿有多远？”孟超元转过身来问尹杰。

“公社西边龙王湖畔的凉亭上，离这里约有一公里。”



“噢！龙王湖，那里经常有人玩，来往人不断，也会把两个人杀了！？走！去看看。”孟超元感到惊讶，迷惘而不解。

龙王湖，这地方远近闻名，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一带发大水，人畜面临着灭绝的危险。慈悲的龙王，不忍民生遭害，水妖逞凶作乱，便率兵前来退水。经过一场几天几夜的混战，水妖逃走，大水也退了下去，龙王却在交战中，身负重伤，一时难以回宫，只好在此休养了几日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恩大德的龙王，就把这个湖取名为龙王湖。不知哪朝的几任县太爷，看上了这地方，为寻欢作乐，兴师动众，修建了亭阁画廊，扩大了龙王湖面积。加上后来一些所谓名人的题词刻诗，这里也就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名胜古迹了。湖水是碧绿清澈的，岸边点缀成行的垂柳，袅娜多姿，周围是葱郁的山岗，流水淙淙的小河，古雅别致的小桥……形成了兼备乡村和城镇的，别具一格的自然风景区。由于龙王湖濒临公路，交通方便，每逢星期天，节假日，远近游人络绎不绝，在这里休息、游玩。

孟超元思索了一会儿后，决定去看现场，同时吩咐小李道，“我说小李啊！你骑上车快去城里接王主任。”

“我到哪里去找他？”小李为难地说。

“噢！直接去戏园子——他在那里陪县长看戏哩。”孟副局长抬起左腕，一看夜光表，十点四十分。“快去！戏还没有完。”

小李轻身骑上摩托，一股风似地驶向城里去了。

尹杰、许琛两位刑警队长，一左一右陪着孟副局长到了出事现场，只见现场周围作了标记，两个刑警队员守卫在那里。看来现场保护得还好。

一轮明月象一面镜子挂在天空，用她那苍白、羞涩的容辉抚慰着大地。在微风的吹拂下，垂柳摇曳着长丝，旖旎的湖水，在月光下，泛着斑斑的波光。这里，显然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。

凉亭上躺着一男一女两具尸体，从死者身上流到地下的血，已经凝固了，有一股血腥味，在空气中飘荡。这种场面和气氛，显得与这里的夜景，是那样的不谐调。

孟超元让尹杰打着手电筒，随便看看两具尸体面容、伤口后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“局长，你是说……，”尹杰听了孟局长的话，觉得大有奥妙，便试探地问。

“噢！没什么，你还是先谈谈整个情况吧。”

“今晚九时接到红旗中学教员罗维的电话，我们九点十五分就赶到现场。据罗老师讲，他晚饭后与公社卫生院医生刘萍来湖边散步，他俩慢慢来到凉亭时，突然发现有两具尸体。他们当时被吓呆了，清醒过来后，一口气跑到公社报案。因公社没有一个干部，只好通过炊事员找到了电话机，才向局里报了案。”

“罗维写材料没有？”孟超元问了一句。

“我们来后，他一直陪我们查看现场，谈话情况我们做了记录。给你打电话时，我让他回校去了，材料他明天

送来。”

“现场情况怎样？有什么线索吗？”孟副局长又问了一句。

“我们到现场后，尸体倾斜躺卧在凝固的血泊里。翻动检查，死者衣着整齐，无争斗痕迹。陈少才胸部和腰部共有两处弹孔，葛秀琴左胸部有一处弹孔，并在尸体附近找到了两颗爆炸了的弹头。详情待解剖查验。”尹杰一口气作了简单必要的汇报。

“你们认为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案件？”

尹杰向左右看了一眼，刑警队的侦察员老李接着说：“在离现场五十公尺的一棵树后，发现7.62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弹壳三枚。我们分析有四条：第一，现场提取的弹壳数与死者中弹数一致，命中率高，说明罪犯熟悉这类枪支的性能，射击距离四十公尺左右；第二，死者衣物齐全，手表、钱物完好无损，说明罪犯并非图财害命；第三，葛、陈两人在此幽会，可能有不正当的暧昧关系，因陈少才是有老婆孩子的；第四，从罪犯的作案手段来看，并不狡猾、高明，而是熟悉他（她）们的人，是出于嫉妒或别的什么原因，才开枪打死了他们。”老李说完看法，一边擦擦冷汗，一边接过尹杰递来的烟，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“我看不那么简单！”孟超元对这种看法很有些不满，“被害人一个是公社的团委书记，一个是供销社的主任，都是共产党员。嗯——看问题要复杂一些，是不是对政治上

不可靠，尤其是摘帽子、闹平反的多考虑一下，咱们可以摸个底。等王主任来了，咱们研究下，明天再议。”

许琛在一旁，自始至终一言未发。这时候，他借着月光和手电筒的光亮，认真地观察老李从现场收集起的遗物。尤其是那条色彩鲜颜的粉红色围巾，引起了许琛的注意：“怎么那么眼熟呢？”

“孟局长，从现场上留下来的脚印，我们已掌握了一些线索，罪犯不难抓到！”尹杰补充了一句。

“噢！谈谈你的看法。”孟副局长说。

“我们从五十公尺外的一棵大树下，不仅捡到了三枚弹壳，而且也查到了一双清晰的脚印。”尹杰吸了一口烟，进一步说，“根据脚印的大小、深浅来分析，这个人身高在一米七〇以上，体重一百四十斤左右。从脚印的间距和规则有力等因素判断，这是个二十七、八岁的年轻人，而且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。我们沿着这双脚印，追踪的结果是，凶手在这里作案后，径直到了公社大院。据此断定，凶手既不是外地流窜分子，也不象是本地的刑事惯犯。而很可能是公社机关内部人员……”

“唔，……分析的有道理！那就来个趁热打铁——尽快查明，捕获归案。”孟副局长说。

这时，远处传来摩托的声响，一会儿，摩托上的车灯灯光已射到了孟超元等人的身上。

“我说老王，你回来啦！”孟超元迎上前去。

王林生很快地从车斗里下来，带着极为严肃的、沉痛

的神情，看了两具尸体一眼，用悲凉的语调说道：“陈少才，葛秀琴是两个好同志。唉！想不到竟然也干出这种事！”

尹杰、老李原来对孟副局长硬把案情往政治因素上拉，感到不快，听了王林生主任的话，情绪一下子稳定得多了。

尹杰走上前去，主动向王林生介绍案情，王林生连连点头，表示赞许。最后，他很谦虚，又很激动地对孟超元说：“老孟啊！办案你们是行家，我是门外汉，不过，我完全同意尹队长他们的分析。看来这是个典型的情杀案。应该跟踪追击，尽快破案。”

## 第二章 凶手“自杀”

“是啊！我也是这个想法。”孟副局长说，“两个死者都是干部，犯罪分子又如此嚣张，此案如不及时侦破，恐怕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。老王，根据小尹他们说的情况，你能提供点线索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王林生主任犹豫了一下说，“要说线索嘛，我看武装干事屈明最可疑了，因为他和葛秀琴的关系，你老孟不是也知道吗？不过屈明最近不在家啊！……至于其他人，我就不好乱猜疑了。我看，还是先按照尹队长他们的分析，深入调查吧！”

“你不说，我倒把他给忘了！屈明他现在哪里？”孟副

局长问。

“在赵庄负责搞民兵训练呢。已有半个多月没回来了。”  
王主任说。

“唔，……小尹啊！我看你们就着手把尸体检查一下，  
然后运回公社再处理吧。”孟副局长吩咐道。

“尸体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并做了记录。是不是需要把  
尸体运到局里，进行解剖检验？”尹杰问。

“解剖尸体？不要搞那么繁琐了！你还不知道，局里到  
现在连一个法医都没调来，让谁去解剖？再说，验明确是  
枪杀，就行了呗！”孟副局长说。

“我是怕，……怕我们在验尸方面有疏忽的地方……”  
尹杰自知自己在这方面经验不足，但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  
说出口，只得吞吞吐吐地说道。

“你们如果觉得没有把握，让老许再检查一次。他是位  
有经验的老侦察员了。”孟副局长不耐烦地说。

许琛遵照孟副局长的指示，对两具尸体，又进行了一  
次彻底的检验。在其他人的配合下，他检查的很认真、很  
仔细，并一边检查，一边作着记录。许琛把两具尸体检查  
完后，向孟副局长报告说：

“从枪口、血迹凝固、以及尸僵的程度断定，两名死  
者，确系中弹身亡，这里就是被害真实现场。死者生前，  
均无搏斗、服毒、被击伤等因素。我个人认为，尸体解剖  
工作，可以不必进行了。”

“好！唔……好！就这么办！找几个人把尸体运到公

社，其它事情，到公社办公室再研究。”孟副局长满意地说。

尹副队长和老李他们确实有两下子。他们的判断和分析在一小时之内就得到了证实。

深夜一时三十分。孟副局长下达了搜查公社武装干事屈明宿舍的指示。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，屈明服毒自杀了。

当尹杰和老李警惕地握住手枪，推开屈明的房门时发现屈明和衣仰面躺在床上，屋内充满了浓重的烟酒混合气味。凭多年的经验，尹杰意识到，这里又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。他立即打开电灯开关，奔到床前，才看清全身抽搐的屈明已气绝断命。他让老李去报告孟超元和王林生。待孟副局长和许琛两人进来时，尹杰已开始勘察现场。

这是个十五六平方米的单人房间。墙壁粉刷一新。屋子完全是按照新房的要求布置起来的。什么三开的大立柜，镶镜子的半截柜，折叠式软椅，漂亮的圆桌，讲究的写字台，全包式沙发，一应俱全，把个屋子摆得满满荡荡。看来房主人为迎接幸福伴侣的到来，是花了一番心思的。可惜的是，这杯生活的美酒还没有尝到，就一命呜呼了。

从家具摆设整齐，没有损坏来看，这里没厮打、格斗的痕迹。只有一支半新的“五六式”半自动步枪斜挂在床前的墙壁上，显得是那么的惹人注目。床前有呕吐的秽物。

尹杰把整个房间勘察一遍，并让老李作了现场拍照。他最后从墙上取下那支枪，拉开枪栓检查一番，开始向孟

副局长报告说：“这支枪就是作案的凶器，看来没有疑问。枪膛有明显刚发射的药味和痕迹。另外，屈明的鞋印与现场留下的脚印也完全一致。”

“唔！很可能是畏罪自杀！”孟超元咕嘟了一句。

许琛作为新上任的刑警队长，今晚却始终没有多讲话。只在公社办公室研究案情时，孟副局长才正式向王林生主任和刑警队的同志作了介绍。他说，老许同志是科班出身，文革前破获不少大案，这次县委为加强刑侦工作，从县中学把他调回来，正式任命刑警队长。这个案子就由老许和小尹两人负责了。

王主任听了孟副局长的介绍，便感慨地说：“许琛同志是侦察战线的英雄，早有耳闻了。可惜十年动乱，埋没了不少人才。现在好了，这个案子由老许、老尹两个专家办理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尹杰比许琛小个五、六岁，两年前从边防部队转业到公安战线。若论他的擒拿、格斗和步伐跟踪技术，全队队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。加上他肯钻肯学，两年来又破了几起有影响的案子，也深得局领导包括这位孟副局长在内的赏识。经验虽然还少一点，但凭他在下级中间的威信，做出的成绩，提为队长是没问题的。没想到任这职务的竟是一个沉默寡言、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员。尹杰嘴里没说，心里却有些不服气。但是，他有个优点，凡是组织上决定了的事情，就坚决服从。因此，他听了孟局长的介绍后，只是冲着许琛勉强地笑了笑。他满以为许琛新来乍到，不免



要客气一番的，可是他不仅没有这方面的表示，竟连两位领导的介绍和赞赏也好像没有听见似的。在他那平静的面部表情上，好象在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尹杰心中老大的不快，他觉得以后与这样的同伴相处，该是多么的别扭！

这时，只见许琛拿着一个笔记本，时而在作记录，时而查看遗物，时而俯下身子注视着地面。突然，他在床前发现一个过滤嘴烟头，便小心地用镊子钳到一个纸袋里。接着又从桌子下边钳起三个普通的烟头。随后走到床前，验尸检查。死者衣着整齐，身上没有伤痕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半包《翠鸟》牌香烟和两发7.62毫米半自动步枪子弹；死者右手里还紧握着一只酒杯。

许琛因没戴勘察手套，等老李拍照完毕后，让他取下酒杯。

老李费了一番功夫，才掰开死者右手，取出杯子。

许琛接过杯子看了看，这是一只精致的绿色夜光杯，非常美观。他嗅了嗅杯子里的气味，然后放进勘察包。

现场勘察和尸体检查结束之后，尹杰轻松地舒了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个案件很大，但进展还算顺利。陈、葛两人因不正当的关系私会，被葛的未婚夫屈明发现，一时冲动，开枪杀人，逃离现场后，感到问题重大，料难逃脱，便服毒自杀。”

孟副局长皱着眉头在房间踱了几步，听了尹杰结论似的话，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说道：

“是啊！分析得满有道理的。就全部情况来说，也只